

辛丑日記

華學淵

華學瀾著

辛丑日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30163)

辛丑日記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華 學 瀾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潘同君)

序

一 作者

關於這個日記的作者的事蹟，只於在『天津縣新志人物藝文單行本』裏，華金壽傳後附有短短的二百二十八字的小傳。現在錄在下面（卷二十一之四，四十一頁）：

「族子學瀾，字瑞安。光緒十一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學瀾故貧，在京館金壽家，學涑從而問業。金壽沒，學涑奔父喪，學瀾爲代守家。值拳匪亂，外兵入城，終不肯去。同館友宗室壽富聞變，率家人殉節，遺書與學瀾訣。時城方破，衢巷寂無人跡，學瀾爲市棺衾，斂壽富及壽富弟壽蕃並兩從妹一婢之尸。二十八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明年會試同考官，進士館教務提調。學瀾外和內介，質地明敏而劬於學。往往稠人廣坐，譴謔譴呼，及客去宵深，把卷不寐。生平嗜算，所演細草率由冥思而得。心血勞瘁，因以致疾。三十三年陞撰文。越二日病再發，遽卒，年四十有七，著有算書三種。」

爲補充上邊的作者小傳，我曾請周支山先生寫出些作者生平的事蹟。周先生是華竹軒侍郎

（金壽）的外甥，從八歲時（西元一八九〇年）便隨母寄居舅氏家；固爲華瑞安太史這時也常住在他的從堂叔竹軒侍郎家裏，所以便從他受課。日記中所稱銘西，便是周先生當時的號。

我想除了華弼臣先生，日記中所稱弼叔，即現在以書法聞名的華世奎以外，現在沒有可以說與作者相識更密切的。雖然周先生與他相共處的時候年齡很輕。我現在摘錄周先生所寫的做小傳的補充。

「瑞安爲余五堂舅之長子，母查氏。幼即聰穎，體肥碩而有英勃之氣。家寒，堂舅以教讀贍家。瑞安昆仲三人，幼獨嗜讀，以乙酉丙戌連捷成進士，散館庶吉士，年才二十餘耳。嘗謂余曰：當極度用功時，恆匝月不出室門；偶外出，則覺天地異色。

瑞安性和藹，遇事有卓見；與人交以誠，惟向不干進。居京時與當道少來往，故宦京數載，依然寒素，每年所入僅恃所謂「印結」及些須外官之餽儀，年不逾二百金。

瑞安精研算術，並攻小學。有時演算至黎明。

庚子變起，舅氏時已爲侍郎，被命典試閩省，時拳匪勢已燎原，臨行，以家事囑瑞安。城破，兩宮出走，舅氏行至江蘇得信本擬趕赴行在，暑熱心焦，遽膺痰疾，病故於蘇，消息至京，已逾多日，石斧（按即小傳內學諫之字）聞關奔喪，京宅支撐門戶僅瑞安及余二人

而已。時京中秩序紊亂，外人欺凌備至，言不勝言。宅中曾被搶兩次，內眷均洶洶欲逃。至生活費之支付，宅中人口之慰藉，種種應付，備極困難。瑞安處事鎮定，恩威並施，迴非常人所能及。

困城之時，瑞安苦心策畫，恆終夜盤旋，黎明始寢，有時以骨牌消遣；故對於骨牌之遊戲方法，深入瞭理。其最繁難者爲「二士入桃源」及「十面埋伏戰銅錘」等，無不苦事鑽研，覓得原理。

庚子後，余舅氏家即遷津。瑞安在京。仍不能獨立門戶，乃寄居弼臣舅氏家。旋簡放黔省試差。二十年之苦翰林，得差此爲嚆矢。斯時瑞安體漸弱，多疾。逾年，家眷始遷京。越二年，瑞安受擢爲編修。報喜之差役未去而瑞安已不起矣。」

二 作者的時代——天津文化史的一頁

我國自從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種種的衰頹與失敗使士大夫漸漸認識自己舊文化的不足，感覺攷求西學，變法維新的必要。提倡西學的，不待言，遠在甲午以前即已發見，雖然而在甲午以後，一直到了庚子（拳匪之亂），或者可以說一直到了現在，還不乏其人。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在甲午年的敗衄曾與士大夫一大興奮，有許多思想靈敏的人們竟覺悟

到，只有竭力的講求並採用西學纔可以救亡圖存。這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思想大轉變時期。華瑞安太史就是目睹這個時期裏的一個人。

維新的空氣本來發端於南方，集中於廣州、香港、上海、長沙諸埠。一方面有朝廷及地方的官員，如陳寶箴、張蔭桓、徐致靖、江標等，條陳或力行新政，一方面有士子如黃遵憲、康有爲、梁啓超等，著書立說，發行定期刊物，鼓吹變法維新。這個維新的風氣到了戊戌變政時期，可謂達到了極點。雖然西太后的垂簾聽政結果了六君子的性命，將維新的熱潮送終，但是變法維新的觀念卻已經深切的印入京師的官衆。華瑞安太史顯然是贊助這個潮流的一位。

天津也曾受了這個潮流的動盪。就我記憶所及的。天津在中午之前即起始講求西學的有三個人。一位是陳率周先生（已忘其名），是一個秀才，鑽研「格致」之學。在大家都不知醫學爲何物，相信西醫都是割取兒童眼睛的時候，他便會開西藥的方劑，而且診治有效。這位先生曾在嚴範孫先生家裏，教過他的長子。他好像是在戊戌年前後故去的。一位是陳石麟先生（名驥），後來中了進士，常專門研究化學。他不特將「化學鑑原」這部書讀得透熟，還叫他的兒子（即日記中之敬侯）讀英文，買英文的化學書，研究化學製造。他不專做書本的或理論的研究，還獻身於工業的企業。我記得他曾起草許多種未得實行的企業的招股章程，似乎有一次還擬辦了一個製漿

粉工廠，後來完全失敗，賠了在當時認爲不少的錢。戊戌以後，他到過武昌，向張之洞有所條陳，似乎沒有得什麼結果，晚年窮愁潦倒，致力於星相之術，特別是「飛星」，到了民國三年便壯志未伸的死了。以這位陳先生似乎曾參預京師實業學堂的設立，但詳細現已無從查考。實業學堂，即現今之北平大學工學院的前身，最初開辦時，華石斧，即日記中之實甫，名學涑，華竹軒侍郎之子，曾璧畫主持；華石斧也研究化學，日記中所稱購買照相用品，如乾片、箔紙（晒像之紙畏見光亮，裝置箔中，故名箔紙）鹽強水化學藥品等都是爲他用的。還有一位便是我的父親。陶仲明（日記中作仲銘）先生（名詰姓）。我的父親除了帖括以外，致力於經史及地理之學問，同時更講求西學。我記得在我極小的時候，我的父親便訂閱傅蘭雅所主編的「格致彙編」，此外如「天文須知」，「地理須知」一類當時英國專家所寫的科學入門書而譯成漢文的小冊子，也不斷的購買。關於地理及數學的書籍，如海國圖誌，瀛寰誌略、幾何原本、代數備旨、八線備旨（八線就是現在的三角）等書，他也常誦讀，記憶，練習。在我八九歲的時候，他便用小紙條寫出世界各洲各國的名稱，或七十二種化學原質（當時還祇有七十二種），叫我努力記憶。他讀書認真從他圈點所讀之書可以看出。如「學算筆談」，「梅氏叢書」以及其他許多現在所謂國學的書籍，全充滿了他的極齊整的硃筆的標點。等到甲午以後，他便起始訂閱新出的雜誌；如時務

報、日知報（在澳門出版）萃報（上海出版），東亞報（大約是此名，封面用藍色光紙，在日本橫濱出版）；因為個人很窮，於是糾集同志，共同籌資，訂購雜誌及日報，輪流閱覽。（這些種雜誌及格致彙編我已移贈給南開大學圖書館）這時張之洞的勸學篇已經出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鼓舞了許多士大夫攻求西學的興趣。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及讀西學書法尤其給他們一個有價值的指導。我的父親對這兩部薄書都加以硃筆的圈點。他似乎與康梁通過書信，強學會與保國會他曾否加入，我不得而知，但他曾與壽富（字伯荪，滿洲宗室而主張變法者）創辦過知恥學會，又在本鄉的天津聯絡同志創辦不繼足會，則確乎無可疑的。戊戌以後，新政停頓，但我的父親依然鑽求西學，繼續溫習以先所學的數學及英文。可惜以身體向來孱弱，加以家庭之重累，仰事俯畜不得不加倍辛勤，且國事日非，愈增精神之苦痛，終以庚子之後一年，肺病不治，四十二歲便死了。這三位先生之中。以我的父親學識最淵博。思想最急進，因此在本鄉裏，受謗最甚，只有極少數有見識的親朋能够認識諒解。

我雖然不能說華瑞安先生是當時一位急進的新黨，但我卻敢說他是一位維新的人物。他與陳石麟父子過從甚密，他與我的父親相交好，將他的一位姪女許嫁給我，他與壽伯荪交誼極密，給他同他的家人殮葬，他又與天津的幾位在當時有較新的腦筋的士大夫，如嚴範孫（嚴修，即現在

南開學校的主要創辦人），高澤奮（高凌霨，現在做了冀察政委會的委員），徐鞠人（即徐世昌）時相往還，他與王小航（王照）是中表弟兄，不斷的往來。從他的交遊方面看來，他在當時確可以稱為維新派的人物了。華瑞安先生自己對於西學如何研究，提倡，雖不可知，然其對於天算，則熱心的追求，天算乃當時一般士大夫所認為西學的。

三 關於這本日記

華瑞安太史向來有作日記的習慣。周支山先生說：「太史自幼而壯而老，日記必蠅頭細書，逐日登記，數十年如一日」。現在所存者只有辛丑這一年的。其他各年均已散佚。這一年的日記共分四小冊，每冊長二十四公分，寬一四。八公分。原稿本存天津胡荻孫（潛），後由胡之公子移交嚴慈約（智怡，範孫先生之第二公子）。日記第一冊封面上貼有紙條，記載此稿之移轉情形，其文如下：

「此本日記乃華瑞安太史之物，香甥交與範老收存，珍惜故友之著作也」（按此係胡荻孫所書）。

「民國二十二年春由胡春沂兄經仁遠手交智怡保存，先公棄養已逾四載，荻伯去世亦過三年矣」（按此為嚴慈約所書）。

後來我從慈約處看到此稿，借歸閱覽，覺頗有付印之價值。與慈約相商，得其慨然許可。自鈔錄、校閱、標點、以至付印，屢有延緩，迄今條已三年，而老友慈約去世亦將二年。可惜他不及看見此稿之印行了！

辛丑日記起自是年正月元旦日，止於十二月初十日。現在將這十二個月的日記，分節並略加討論如下，以便閱覽。

正月初一日至二月初十日——天津家居生活

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京官生活

五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八日——由北京出發，乘火車至保定，乘轎至江陵（三十四日）乘舟至武陵（七日）再乘轎至貴陽（二十九日）

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在貴陽主持鄉試事

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初十日——由貴陽出發，轎行至施秉，（八日）舟行至常德，（二十日）轎行至保定（四十五日）

辛丑是義和拳事件的後一年，這上半年西宮還是在西安行在，北京的政府雖漸恢復，天津卻還在各國聯軍統制之下。當時聯軍管理天津民政的機關名叫都統衙門，由聯軍的司令官主持一切，

但執行的人卻是一位總文案；當時任此職的爲美國人丁加利（Charles D. Tenney）。丁加利最初爲傳教的牧師，先後做了博文書院（即北洋大學堂之前身）及北洋大學堂的總教習。聯軍占領天津，一國據一區，各軍的紀律頗不齊一，故日記中仍記有日本兵入民宅奪雞蛋烟袋的事。但此時比較以前半年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多了。聯軍之中，以日本的將校士兵，與中國的紳商及士大夫，常有往還。這大約有幾種原因：第一、中國人結交他們，可以得到些保護。第二、彼此可以用筆談代言語達意，不像與其他任何國人來往之無法相通。第三、當時日本軍人中有些喜歡中國人的墨蹟的。如日記中所說的大橋即是一個。此人名秋水，面貌頗清秀，自己寫的一筆很好的行書，到處請人爲他寫字。跟着日本軍隊來的自然有些營商，作教員、作醫生，以及尋求各種各樣事業的人們。我記得曾會過一個名叫野坂，一個名叫石川的，前者自稱曾住美國六年，後者自稱曾到過澳洲，後來聽說他們都到東三省做了馬賊了。這一類的浪人當時伴着軍隊而來到京津一帶找正當與不正當的飯吃的或者不會少吧。日記中所說的大野捨吉便是這樣的一位，我曾同他學過日語。這個材料極不高明，所受的教育極有限，在他的本國大概也不過是一個小店鋪的小夥計吧，所以後來他又約了一位曾經受過小學教員檢定名叫岩村的來到天津，擔任正式課程。所謂正式課程不過是日本的『國語讀本』與小學校的唱歌罷了，這兩個人在嚴範孫先生家裏住了幾年，才回

國去。日記中所說的「江藤豐二、堀部宮琦、辻幸吉來敦慶隆爲同事」，也大有說明之必要。這四個人都是日本三井物產會社的小職員，剛從中等商業學校畢業，被派來中國留學，學習華語，兼調查中國之商業情形及習慣。敦慶隆是天津的一個大綢緞洋布莊，其東家爲紀喬兩家（日記中之子嘉，亦香即喬氏之二兄弟，喬亦香亦一京官，入民國後做了北平道教結社的主要維持人，去年故去），皆比較開通，而當時這店的掌櫃又是一向講求維新的宋則久先生（宋先生後來加入同盟會，奔走辛亥革命，創辦國貨售品所，而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三井派遣留學生，實習商業，敦慶隆便首先歡迎。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它的影響恐怕當時沒有一個人料到。日人所出版的「中國經濟全書」中一部分的材料便是這四個人所供給的。江藤豐二後來做了中日實業公司的總裁及張作霖的顧問。此外三人經過如何之生涯，我雖沒有探求，不得而知，但敢說都成了澈頭澈尾的「支那通」了。

我們現在讀了這四十天在天津的日記，覺得在異族的統制之下，而所謂士大夫的階級依然熙熙攘攘，酒食徵逐，並且與征服者結納往還，招待惟謹，未免奇怪而憤慨。但是這也可以解釋。要知道在當時我國人民，雖然是讀書階級，還缺乏民族意識；當時的士大夫抱怨自己不能變法自強勝過於受異族侵凌之憤慨。帝國主義的真性質尙不能爲他們所認識。無論教案如何討厭，外國

教士與中國教民如何蠻橫，無論排外具有何種能成立的理由。開明的士大夫對於義和團的肆行屠戮教徒與殺害外國使節，終不能認為適當。

自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的日記，真切的暴露了當時典型的京官生活。職責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常較緊張，如翁同龢日記所表示的。至於一般的京官，不過是按着同鄉，同衙門，或同年而此一組彼一組的常相往還而已。就是學者恐也不能外此，越縵堂日記關於在北京的記載便是一例。

天津家居生活及京官生活誠然詔示我們當時士大夫生活的片面，特別對於我，使我追憶兒童時代的經驗，因為我便是作者的世界裏的一個小分子，但我認為最有價值的還是以後三節。由北京赴貴陽，由貴陽返保定的兩節，是最好的遊記，大可以供地理學者之探討。其中如關於徵發夫役，供應食宿，儀仗郊迎諸端可以表現人民的疾苦與州縣官之不易為，在貴陽主持鄉試之一節實在是關於我國考試一個最詳細的記載。梁章鉅的制藝叢談關於試場的情形曾有幾段極寫實的敘述。但華先生這五十幾天的日記可以說是中國最嚴重的典禮，中國教育上，官吏制度上，最重要的制度——考試——一個最翔實，最精細的記錄。

四 餘記

日記中所記的人物極多，可惜我不能一一加以紹介，因為絕大部分，特別是在旅行中與在貴陽所遇見的，都是我不知道的。有幾位我在前面已經附帶說過了。另有幾人似乎還可以略加說明。

張百齡——卽三十餘年以來締造經營南開學校，包括大學、男中、女中、小學，最近又創辦南淪中學之張伯苓先生。

高陽之幼公子——卽李石曾先生

梁巨川同年——卽梁漱溟先生之父

叔同——卽李哀，又名李息，天津之急進維新派。於音樂，特別於繪畫頗有造詣。在甯滬浙三處授課多年，後以厭絕塵世，披髮入山爲僧。

體仁——卽趙元禮先生，以詩字名。

梯雲——卽魏震，後載振主農商部時最賞識他，對於北京的實業學堂，工藝局等新事業可以說他是有功的。

趙興堂——聯軍入天津後，第一個爲聯軍辦支應的，對於戡止聯軍的苛擾，頗有功績。後來南方到京津放賑人員多與往還，可以說是天津的一個公益事業家。

因爲做鄉會試的考官赴黔而作日記的，我所知道的有三人：丁伯厚、嚴範孫、及華瑞安。嚴的日記六冊已由其哲嗣慈約、季約、季沖諸昆仲影印分贈戚友。嚴在黔三年間，興學、開通風氣、提倡新學，功績極大，從他的日記上可以看出。但在描寫的細緻一點，嚴的日記較比華的則有遜色。丁的日記尙未刊印，似仍在嚴範孫先生家中。

此日記之抄稿承汪原放先生細心校閱一遍，特此誌謝。承周支山先生撰述作者的事略，並與以各種提示，併此申謝。

陶孟和民二五、四、二二、於首都。

辛丑日記

辛丑正月初一日。日出後，歸家拜年。早飯後，與母親作葉子戲。陳敬侯來。鸞孫、鸞青同來。談許久。晚飯甚早。早眠。

初二日。早陳樸齋來。午後，鳴西來。弼叔來。同弼叔、鳴西到亦香處，亦香正欲出門，要歸，談許久。鳴西由城關回家。余與弼叔談至暮散歸。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初三日。早馬曉坪來。午後，到弼叔處，晤趙俊卿。值其炸銀魚，爲之幫忙畢，同弼叔到性初處，並請秋叔祖，允叔來，談至暮歸。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初四日。早訪菱孫不遇，交其令郎洋十元，去年春季米粟所易，弼叔借用，昨繳還者也。坐待許久，菱孫未歸。李明來言，陳潤生約在其家早飯。即歸。在家稍坐，到潤生處。途遇菱孫告之故。潤生以餡餅相餉，只允弼兩叔，性初及余四人而已。飲畢，談至暮歸。知亦香遣人來招作竟夜談，未赴。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初五日。早收拾北書房書籍雜物。晴軒來，四弟留其早飯。午後鳴西來。性初來。談許久去。後子嘉來信相招，言性初在伊處候談。弼叔來，同弼叔到亦香處，性初、翰臣、澤畬、尉少棠、劉